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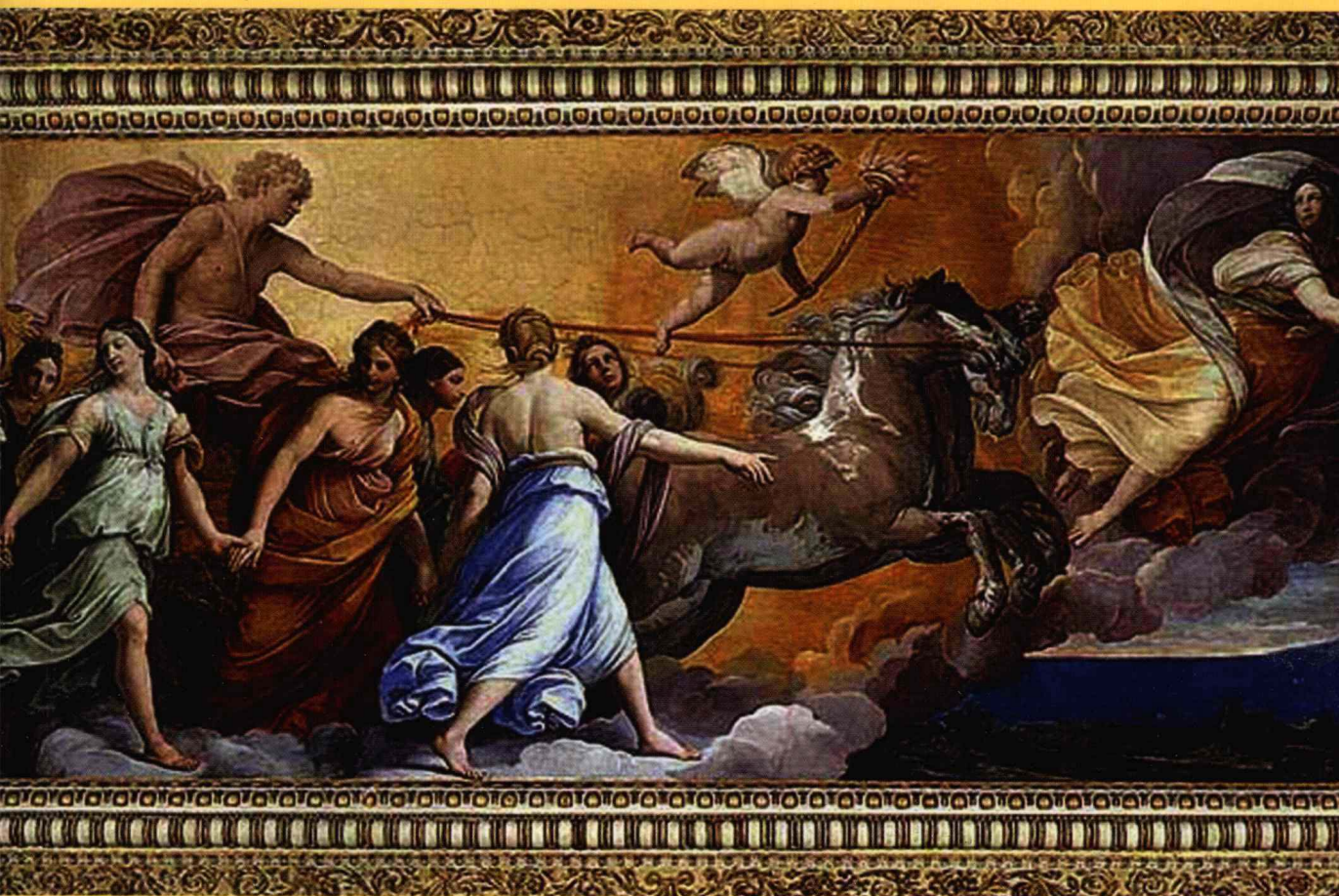


王以欣 著
Wang Yix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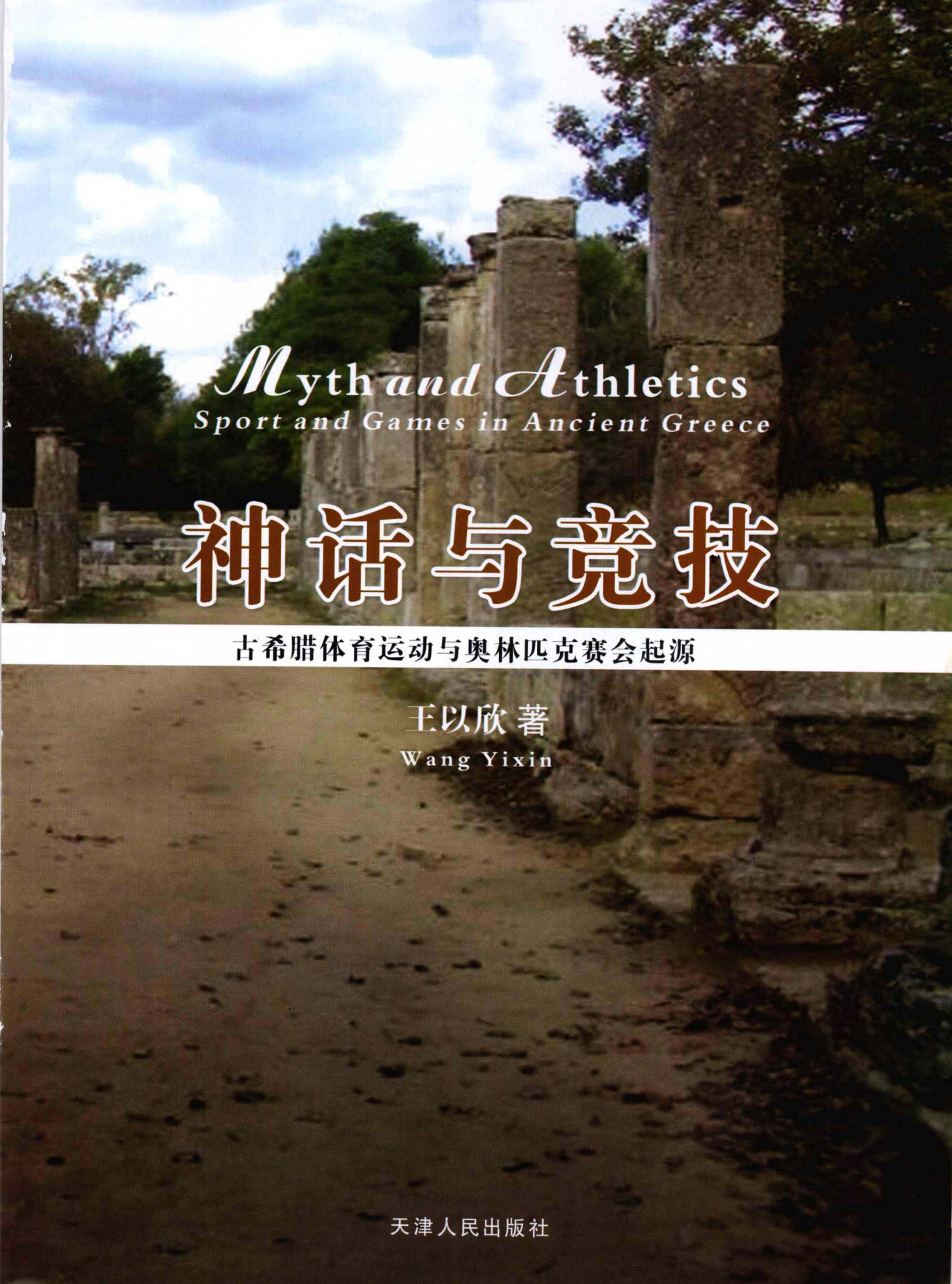
Myth and Athletics
Sport and Games in Ancient Greece

神话与竞技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Myth and Athletics
Sport and Games in Ancient Greece

神话与竞技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

王以欣 著
Wang Yixin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 / 王以欣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7-201-05807-8

I. 神… II. 王… III. ①古代体育-古希腊②奥运会-历史 IV. G815.459 G811.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869 号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5.5 印张 6 插页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6,000

定 价:54.00 元



绪 言

在遥远的西方，欧洲大陆的东南，有一片碧波荡漾的海洋，被欧亚大陆环绕，点缀着星罗棋布的岛屿，这片海洋就是爱琴海。它位于地中海的东北海域，自古得舟楫之利，占尽地利天时，商贸发达，人文荟萃，因而孕育出欧洲最古老的文明——爱琴文明，也是古典希腊文明的摇篮。这里有着蔚蓝如洗的天空、深酒色的海波、充沛的阳光、银色的沙滩、温和宜人的气候，即使在炎热干燥的夏季，地中海的季风也不时带来清爽的凉意，多雨的冬季也没有那种逼人的寒气。这里的人们自古习惯于户外生活，他们穿着薄而宽松的衣服，或是半裸着肢体，在这里劳动生息，而且有着更多的闲暇享受快乐的休闲生活，锻炼身体。他们吃着清淡朴素的食物，住在简陋的空气流畅的屋室中。冬日的阴凉和夏季的炎热都不能阻止他们进行户外活动，反而培养了他们对气候的适应性，缔造了一种结实健美、修长挺拔、具有良好柔韧性和生气勃勃的健康体魄。美丽的环境也营造了对美的事物的视觉感受。这里的色彩既丰富又鲜明，尤其是那些暴露的优美人体，更能激发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先民的审美灵感、浪漫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他们体验和创造美的冲动，因而，在这片宜人的土地上，早在两千多年前，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独特艺术美感和品味的民族就被孕育出来，这就是古希腊民族。他们以其富有创造力的浪漫想象、鲜活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后世留下一笔瑰丽的神话遗产；也正是他们，以其天赋的理性和智慧，为后世留下享用不尽的精神文化遗产，

体现在哲学、宗教、文学、历史和艺术等诸多方面；而他们创造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则为后世提供了原始的蓝本，其烙印是恒久不灭的，迄今依然强烈地影响着现代人类的生活。

在古希腊人留给后世的诸多遗产中，竞技体育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笔。如果没有古希腊人对体育竞技的刻意追求，对人体美的酷爱以及泛希腊赛会的悠久传统，我们今天的竞技体育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会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的国际性体育盛会吗？会有奥林匹克运动所宣扬的和平、博爱的理想和贵族的体育精神吗？而且，在古代民族中，古希腊人的竞技体育活动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记载，不仅保留在古典作家的论著和出土铭文中，还生动地再现于造型艺术中。米隆的“掷铁饼者”、波吕克利托斯的“束发的运动员”以及吕西波斯的“刮汗污的运动员”，都是古典时代雕刻艺术高不可及的范本，至于那些表现各种运动题材的典雅的黑绘陶和红绘陶，不仅诱发我们的思古幽情，也为研究古希腊竞技体育提供了最生动直观的史料。而无论在文献还是瓶画中，竞技主题常以神话形式表现出来，或为生动的故事情节，或为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形象。这些情节和形象不是面壁虚构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幻化，因而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是研究古希腊竞技的重要史料。此外，古希腊的竞技体育始终是古典宗教活动的有机部分，与古希腊人的多神信仰密切关联。因而，神话与竞技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幻化的世界与真实的现实中寻觅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风貌，领略其文化的美和精髓，是笔者的创作初衷。

有关竞技体育的起源及其本质，本书没有深入涉及，因为这是艰深复杂的人类学课题，很难轻易下结论。但笔者注意到，古希腊的各种竞技项目，其缘起均与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战争和巫术的实际需要密切相关。这些具有实际功利目的活动，随着时光流逝，逐渐与其赖以产生的现实需要相脱节，转变成古希腊人日常健身娱乐，须臾难离的

生活方式。同时，这种健身娱乐活动与庄严的宗教活动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转化为一种神圣的仪式行为，成为附属于葬礼和宗教节日的赛会，定期举办。古希腊人推己及人，相信他们的神灵、英雄先祖和亡灵同他们一样喜爱竞技活动，因而，竞技比赛成为愉悦神明与亡灵的神圣活动，而古希腊人也借此获得无穷乐趣与荣耀。而一旦转化为神圣仪式，各种竞技项目也随之获得持久的地位，不再随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变化。

古希腊的各类赛会，尽管其起源和内容与古典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本质上却是世俗的。表面上看，赛会是宗教庆典的有机部分，具有神圣性质，但抛去这层神圣外衣，它与今天的体育比赛在很大程度上同趣同形，只是规则较原始，设施较简陋而已。这种赛会更多地满足了古希腊人的世俗需求。它满足了古希腊人的竞争天性：他们不仅醉心于体育竞技，也在诗歌、戏剧、音乐、武功和身体健美方面互争雄长；它激励着古希腊人努力追求竞技所带来的崇高荣誉与利益，去享受成功的喜悦，体验失败的痛苦；它成功地将人类的攻击天性转移到相对无害的体育竞技上，使人体淤积的能量在赛场上得到宣泄，也为消弭纷争，加强古希腊人的民族团结和认同感，强化城邦和集团的凝聚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作出了贡献；它满足了古希腊人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对人体美的追求，为古典人体艺术提供了取用不竭的丰富素材。而且，体育竞技寄托着古希腊人所追求的完美人格，那就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所谓的“美与善”（kalos kagathos），或是抒情诗人品达刻意追求的“阿瑞特”（arete），一种集美丽、善良、高贵、力量和勇气等各种美德于一身的理想人格，类似于今日中国青少年教育所努力追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更为重要的是，体育锻炼已成为古希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和睡觉那样须臾难离。体育馆和摔跤学校是每座希腊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裸体训练是古希腊教育的最基本的内容。

然而，尽善尽美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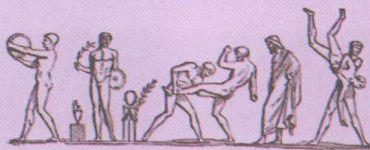
前常常低下高傲的头,古希腊的竞技体育也和我们的理想相去甚远。奥林匹亚的神圣停战协定并不能消弭希腊的兵燹之灾,宙斯神坛前的铮铮誓言也不能防止贿赂、舞弊和不择手段的行为,高尚的体育精神也在巨大荣誉和利益的诱惑面前退避三舍,职业化的竞技与身心的健康和社会的需要渐行渐远,裸体的竞技风俗也不免有其社会风化的负面影响,至高的原则难免在暴君的淫威面前失去尊严。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在今天,在一个更趋商业化的世界上,这些现象仍以变化的形式延存着,我们又何必苛责古人呢?然而,这些真实存在的弊端也在提醒笔者,不要把古希腊的竞技体育理想化,而应按照其本来面貌加以实事求是地展现,这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念,即现实生活中所有事物,都有其天界的原型,那个至善至美的天界被称作理念世界。其实,在我们今日生存的世界,很多事物都能窥见其古希腊的原型,尽管那个原型远非至善至美,甚至还带有原始古朴的色彩,却为今天的秩序和状态提供了古代的摹本和灵感。如果我们在遥远的古代寻觅与现代人生活理念最贴近、最意趣相投的民族,就非古希腊人莫属了。我们应该怀着感恩之心面对他们,感谢他们遗留给后世的诸多美丽事物,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生机与情趣。

为全面展现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风貌,笔者拟将全书分成九章:第一章力图根据考古成果复原史前希腊的竞技体育风貌;第二章集中介绍古代奥林匹克赛会的兴衰及其组织运作;第三章介绍古希腊的其他赛会,包括泛希腊赛会和记载稍详的地方赛会;第四章主要介绍古希腊的裸体竞技项目,包括各类赛跑、五项全能、拳击、摔跤和搏击项目;第五章介绍马赛项目,即各类赛车赛马项目;第六章介绍其他竞技项目,包括游泳、潜水、航海、射箭和球类项目;第七章专门介绍古希腊的女子竞技体育;第八章涉及体育设施和训练方面的相关内容;第九章介绍古希腊现实社会和造型艺术中的运动员。全书配有

大量生动图片,并附详细释文。书末附地图、古典作家书目、现代西文论著和译名对照与解释,以便于读者查阅和深入研究。为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古希腊的竞技体育风貌,笔者将更多地采用古典作家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采用的古典资料,主要来自《罗叶布古典丛书》和两部运动题材的古典资料汇编,即美国古典学者斯威特教授的《古希腊的运动与娱乐:原始资料汇编与翻译》(Waldo E. Sweet, *Sport and Recreation in Ancient Greece: A Sourcebook with Translations*)和斯特芬·米勒教授的《阿瑞特:古代资料所呈现的希腊运动》(Stephen G. Miller, *Arete: Greek Sports From Ancient Sources*)。笔者能够成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方古典学者长期研究的结果,尤其受益于诺曼·伽丁奈尔(E. Norman Gardiner)、哈里斯(H.A.Harris)和斯特芬·米勒等古典运动专家的研究成果。

古代的奥运传统在人类文化的苦旅中不幸夭折,但火尽而薪传,人类童年时代的伟大理想和追求并未在人类的记忆中完全湮没。摆脱了身体和精神桎梏的现代人类,被古典文化的春风所唤醒,重新寻觅人类童年时代遗失的理想。1896年在雅典举办的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是古希腊奥运传统的复苏,也是更加成熟的人类追求和谐共存、身心解放和挑战人类体能极限的重要一步。2004年,现代奥运会的圣火重回其起源地希腊,其意义是深远的;而象征古希腊奥运传统的神圣火种历经悠悠岁月和漫漫长路,最终将于2008年在遥远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首都熊熊燃烧起来,其意义就更加深远了。为此,作为一位古典史学者和神话研究者,笔者将尽绵薄之力,将拙作奉献给这届体育盛会和古希腊神话与竞技的爱好者,也希望古希腊人开创的奥运传统能在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日益发扬光大,结出硕果。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王以欣，物理学学士、历史学博士，古典史学者兼神话学者，曾发表《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等学术专著，并在《世界历史》和《历史研究》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在古代民族中，古希腊人的竞技体育活动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记载，不仅保留在古典作家的论著和出土铭文中，还生动地再现于造型艺术中。米隆的“掷铁饼者”、波吕克利托斯的“束发的运动员”以及吕西波斯的“刮汗污的运动员”，都是古典时代雕刻艺术的高不可及的范本，而那些表现各种运动题材的典雅的黑绘陶和红绘陶，不仅诱发我们的思古之幽情，也为研究古希腊竞技体育提供了最生动直观的史料。而无论在文献还是瓶画中，竞技主题常以神话形式表现出来，或为生动的故事情节，或为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形象。这些情节和形象不是面壁虚构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幻化，因而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是研究古希腊竞技的重要史料。此外，古希腊的竞技体育始终是古典宗教活动的有机部分，与古希腊人的多神信仰密切关联。因而，神话与竞技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幻化的世界与真实的现实中寻觅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风貌，领略其文化的美和精髓，是笔者的创作初衷。



绪 言

第一章 史前希腊的体育运动

米诺人的体育运动	2
迈锡尼人的体育运动	14
荷马时代的体育运动	21

第二章 奥林匹克赛会的兴衰

神圣的奥林匹亚	35
神话的起源	40
奥林匹亚的早期历史	44
赛会管理机构和执法情况	56
祭礼和赛事安排	60
晚期的历史及其衰亡	68

第三章 古希腊的其他赛会

皮提亚赛会	83
尼米亚赛会	94
地峡赛会	101
泛雅典娜节赛会	113
拉里萨的赛会	120
斯巴达当地流行的比赛	125
阿尔哥斯的“赫拉节”赛会	132
提洛岛的赛会	136
厄皮道鲁斯的“医神节”赛会	138

第四章 “裸体竞技”项目

赛跑	142
五项全能运动	158
拳击	178
摔跤	194
搏击	205

CONTENTS

目录

第五章 马赛项目

马 战车和骑术	212
马和战车的神话	221
赛车与赛马	233

第六章 其他运动健身项目

游泳与潜水	252
航海与划船	262
射箭	270
球类运动	286

第七章 古希腊的女子体育运动

神话与现实	296
斯巴达的女子竞技	308

第八章 体育设施与训练

体育场馆	322
体育训练	333

第九章 理想和现实中的运动员

运动员的荣耀	346
运动员与武士	352
运动员的职业、出身与生活	357
运动员与艺术	364

结语	376
----	-----

注释	377
----	-----

附录 1 古典文献	380
-----------	-----

附录 2 现代西文专著参考书目	383
-----------------	-----

附录 3 译名对照和解释	385
--------------	-----

后 记	404
-----	-----





第一章

史前希腊的体育运动

古希腊连续的历史纪年始自公元前 776 年，即传说的奥林匹亚元年，这是古希腊人历史记忆的上限。19 世纪前期的人们所了解的史前希腊是一个渺茫难信的神幻世界，一个荷马等早期诗人描绘的“英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希腊英雄先祖们不仅是杰出的武士，深得诸神恩宠，并在神的襄助下从事着后人难以企及的伟大冒险，同时，他们也是出色的运动家，在体能和比赛技能上都让其历史时代的凡人后裔望尘莫及。

米诺人的体育运动

The Minoans' Athletics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奥林匹克古遗址的发掘以及稍后的爱琴考古的进展,人们对史前希腊的了解大大扩展了。有赖于谢里曼、伊文思等考古先驱的不懈努力,一个早已被人淡忘的,只是依稀残留在神话记忆中的爱琴史前青铜文明,即所谓的“米诺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终于再现人间。今天的学术界虽已对该文明的物质文化风貌有了充分的了解,但对其历史演进轨迹依然懵懂不清。因而,“米诺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没有释文的画册”。尽管对其中的很多细节依旧是知之不详,但是从丰富的爱琴考古实物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史前爱琴人从事竞技体育的一鳞半爪的证据。

米诺人及其文明

在深酒色的爱琴海的南端,有一座美丽狭长的岛屿,名叫克里特岛。公元前两千年前后,这里孕育出欧洲最古老的文明,即考古学所谓的“克里特文明”或“米诺文明”,后者是英国考古家亚瑟·伊文思根据神话中著名的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命名的。

在希腊人的神话记忆中,米诺斯是天神宙斯与腓尼基公主欧罗芭所生之子。他的统治时期是克里特岛的黄金时代。神话中的米诺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文治武功均有建树。他不仅创建了希腊最早的海军而称霸爱琴海,而且是英明的立法者,礼贤下士,赞助文化事业。神话中著名的克诺索斯“迷宫”就是米诺斯王命令能工巧匠代达罗斯建造的,用来囚禁牛头人身怪物米诺牛,也是国王的宫殿所在。考古证明,米诺文明是个非常精致的文明。岛上迄今已发现四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还有为数更多的小宫殿和别墅,其中最宏伟壮观,建筑结构最复杂精巧的宫殿就是克诺索斯史前王

宫,它可能就是神话中“迷宫”的原型(图1)。彼时的权贵们住在华美壮观的宫殿和别墅中,过着优雅快乐的生活。华宅的墙壁上装饰着色彩明快的自然主题的壁画,山石树木花鸟鱼虫尽皆入画,体现着米诺人崇尚自然的高雅生活情趣。宫廷贵妇们的穿着华丽又开放,珠光宝气,显得雍容华贵,而且享有优越的地位,可以同男人们共同出席各种仪式庆典,与男人们一起坐在看台上观看表演,而且总是占据最尊贵的坐席,也时常充当宗教仪式的主持者,表明她们在米诺社会中享受极大尊荣和权威,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米诺人的宗教事务。米诺人使用的各种器物,尤其是宫廷使用或充当宗教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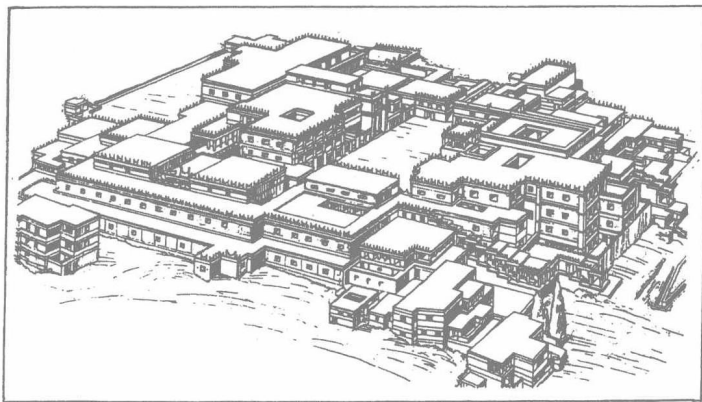


图1 克里特岛史前宫殿——神话中“迷宫”的原型



图2 史前克里特蜂腰男子
(米诺印章图案)

器的物品,工艺极其精湛,表明米诺社会拥有大批像代达罗斯那样的能工巧匠。

米诺人充分享受着海岛的阳光与和平的生活,酷爱运动和冒险。史前克里特的造型艺术总是把米诺男人描绘成理想化的蜂腰男子,他们健美的身材肯定与其日常健身活动有着直接联系(图2)。当时最流行的体育项目就是拳击与斗牛。拳击是古典希腊同名项目的先声;斗牛则是最具米诺文化特色的运动。古典的希腊罗马世界也有斗牛活动,但与米诺人的斗牛有着明显差异;至于当代斗牛活动,则更是大异其趣了。

“拳击手雷顿瓶”

克里特岛的南方海滨有一座幽雅的史前皇家别墅,即所谓的“哈吉亚·特里阿达皇家别墅”。在别墅遗址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一个漏斗形石瓶残

片,以块滑石为质料,上刻表现拳击和斗牛主题的浮雕图案,被称为“拳击手雷顿瓶”(图3)。这个圆锥形石瓶雕工精细,在体育竞技史上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瓶高47厘米,自上而下分成四个水平环带,均有图案;其中三个环带描绘拳击场面,一个环带表现斗牛主题。石瓶最上面的环带已残缺不全,仅保留五个人物:柱子左侧的两人相互拳击;右侧两人似在练习拳击动作,最前面的人单腿跪下,但因残破不全,其动作意图不清。第二个环带描绘斗牛场面:两头公牛奋蹄狂奔,一位斗牛士被公牛角顶在空中,仰面朝上,恐怕性命难保了。图案缺失部分可能还有一



图3 “拳击手雷顿瓶”
(绿泥石圆锥体石瓶,
赫拉克里昂博物馆)

头公牛。下面的两个环带均表现拳击主题,其中第三个环带被三根立柱分成三段,分别表现三组拳击手,其胜负均已见分晓。在第一组中,一位拳击手已将对手击倒;第二组只保留了胜利者;第三组只剩下倒地的人。拳击手们都戴着留有盔缨的战盔,而且似乎佩戴着拳击手套。他们的动作被细腻地刻画出来,包括迈进、收拳、出拳、招架、倒地、翻滚等各种瞬间动作。第四个环带似表现少年拳击手,不戴头盔,额前留卷发,也未戴拳击手套。其中两人已被击倒,一位坐在地上,左手支撑身体,右臂抵挡对手的击打;另一位头部触地,双脚朝天。石瓶上的人物都很年轻,蓄长发,颈部和手腕佩戴首饰,身体近乎全裸,只穿缠腰布,有些人还戴着战盔,表明了参赛者的武士身份和比赛的军事性质,但不穿防护铠甲,从而与真正的战斗区别开来。他们佩戴拳击手套的做法与古典希腊人和现代拳击手类似,旨在保护自己的手,也不致过分伤害对方。然而,从米诺人的造型艺术看,他们有时也真刀真枪地比武,这就难免出现流血伤亡情况。这展现了米诺人温和性格中的另一面,即暴力倾向与攻击天性。

漏斗形石瓶是祭祀下界神灵的礼器,主要用来履行奠酒礼,让液体从漏斗尖端的孔渗透到地下。因而,瓶上的浮雕图

案很可能同宗教活动有关。联想到历史时期的希腊人总是在葬礼场合举行竞技表演,这种风俗的源头或许可追溯到米诺文明时期。人们常常以为拳击是历史时期希腊人的发明,其实,这种格斗方式的真正源头在史前克里特,而且蔓延到迈锡尼人的世界。“几何陶时期”陶瓶上的拳击手图案以及荷马史诗描述的拳击比赛表明:这种运动方式一直延续至历史时期。

“少年拳击图”

拳击运动不仅盛行于克里特岛,也流行于米诺文化波及的周边地区。参加拳击比赛的人不仅限于成年人,也包括少年儿童,如铁拉岛的壁画“少年拳击图”所显示的那样。

铁拉岛是爱琴海南部的一座火山岛。3500年前,那里坐落着一座史前小城镇,可能是米诺人的殖民地,或是一座“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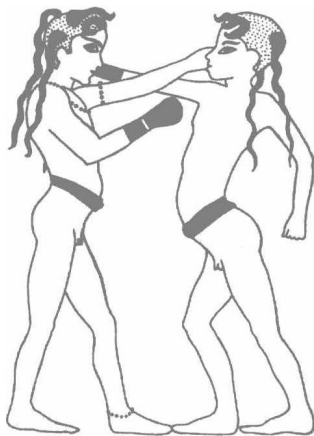


图4 “少年拳击图”
(铁拉岛壁画复原,雅典国家博物馆)

诺化”城镇。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一次剧烈的火山喷发中,这座优雅的小城镇被厚厚的岩浆和火山灰所掩埋,直至1967年才经希腊考古队的发掘而重见天日,并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阿克罗提里遗址。

在阿克罗提里遗址的众多建筑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很多优美的壁画残迹,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壁画残片是所谓的“少年拳击图”(图4)。壁画上的两个男孩儿身体全裸,只在腰间系一条丝带。史前克里特男子参加宗教祭礼、斗牛和拳击赛时通常只穿缠腰布并系腰带。壁画上的两个拳击手却只系腰带,表明他们是尚未成年的男孩儿。他们留着精心剃过的头发,头顶竖着两个小垂髻,即所谓“总角”,脑后飘垂两绺长发。左侧男孩儿的胸前、上臂和脚踝还佩戴着天青石的项链、臂箍和脚链,耳垂上上佩戴金耳环,可能暗示其年龄稍长或地位更尊贵些。他们的右手都戴着拳击手套,用来护手。右侧的男孩儿更有进攻性,正挥拳击打对方头部;左侧男孩儿则伸出左手推挡,同时右手握拳准备出击。少年儿童参加拳击比赛可能是少年成丁礼的一部分,属于一种仪式行为,是勇气、体力和技术的考验。只有顺利完成这些考验,才有资格堪称男子汉。

史前克里特的拳击运动也蔓延到迈锡尼人的世界。大英



图5 塞浦路斯出土的迈锡尼陶片上的拳击图案[约公元前1100年,大英博物馆, Gardiner (1930) fig. 6]

博物馆收藏的一块塞浦路斯出土的迈锡尼陶片上就有表现拳击的画面(图5)。塞浦路斯曾是迈锡尼人的殖民地,那里在历史时期仍保留着一种迈锡尼时代遗留的古老方言,即“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

“公牛跳跃壁画”

克诺索斯史前宫殿曾出土很多表现斗牛题材的壁画残片,其中一幅保存得比较完整,被称作“公牛跳跃壁画”(图6)。此类题材的壁画残片仅见于克诺索斯“迷宫”,而未见于其他宫殿。看来,克诺索斯是克里特岛斗牛士的主要训练基地,也是斗牛杂技的表演中心。

“公牛跳跃壁画”描绘的是惊心动魄的斗牛场面,极富动感,捕捉了斗牛表演的一个惊险瞬间:画面中央是头暴怒的花斑公牛,正俯首冲向一位肤色浅白的女青年。女青年没有退避,而是敏捷地迎上前去,闪电般地抓住飞驰而来的公牛的一双利角,用强劲的臂膀死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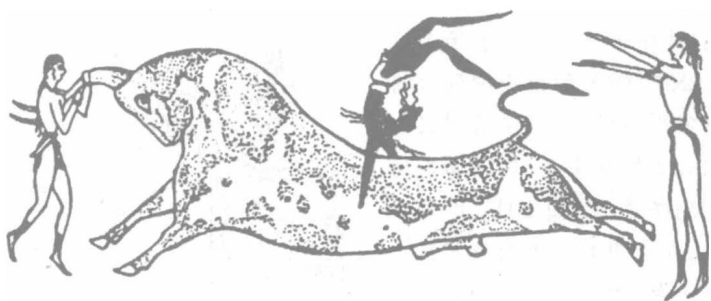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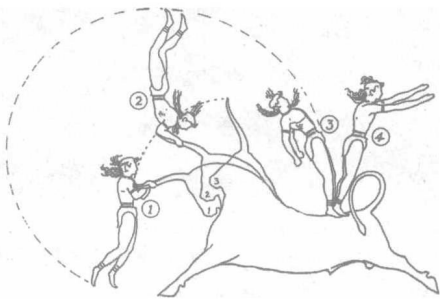


图6 “公牛跳跃壁画”(赫拉克里昂博物馆)

抱住,似乎想借公牛甩头之力跳到牛背上。同时,一位肤色深红的男青年在飞奔公牛的背上翻筋斗,姿态优美、潇洒、自信,技巧娴熟、从容不乱。在公牛的身后,另一位女青年伸出双臂,似在保护、接应她的男伙伴。

克诺索斯史前宫殿的发掘者亚瑟·伊文思爵士认为,壁画展现的斗牛表演是写实的场景。他还复原了斗牛表演的四个步骤(图7):首先,斗牛士敏捷地抓住迎面冲来的公牛的角;公牛则奋力向上甩头,力求摆脱冒犯者,从而给斗牛士提供了向上的冲力,使其乘势跃上牛背;斗牛士随后松开握住牛角的双手,双脚落在牛背上;

图7 伊文思设想的斗牛动作
[A. J. Evans (1930) fig. 156]



最后,斗牛士从公牛身上跃下,并有保护者接应。伊文思推测,斗牛士跃上牛背后,可能还要冒险翻个筋斗,然后再跳下,恰如壁画中的深肤色斗牛士所做的那种高难动作。支持伊文思假说的证据是克里特岛雷特姆农附近出土的斗牛题材的小青铜雕像(图8),表现斗牛士双脚踏上牛背的精彩瞬间。他的长发垂落在牛头上,巧妙地构成支撑身体的支点,但省去两只前臂,因为双手已松开牛角,没有表现的必要了。¹伊文思复原的斗牛动作被旅居南非的英国女作家玛丽·伦娜乌尔特在其历史小说《国王必死》中生动再现了:

他抓住牛角,身子悬在牛角间,先随公牛一起跑动,然后腾身跃起。那畜生蠢透了,当它觉得科林斯人腾空跳起时,它没有后退等着他,而是继续小跑。科林斯人在空中翻腾的曲线像弯弓一样优

美,他那细长的双脚一起落在宽阔的牛背上,接着又再次跳起。他好像不是跳,而是悬浮在牛背上,像芦苇上的一只蜻蜓,而公牛则从他的身下跑开了。他落在场地上,双脚依然并拢,手轻轻碰了一下接应者的手,显得彬彬有礼。对他来说,保护其实是多余的。然后,他迈着舞步退下。²

然而,米诺造型艺术中表现斗牛士双脚落在公牛背上的场景十分罕见,也和“公牛跳跃壁画”上的翻筋斗动作不相符合,因而,古典学者约翰·杨格尔质疑伊文思的复原,认为其



图8 克里特岛雷特姆农出土的青铜斗牛组雕
(大英博物馆)

证据不足,并提出新的斗牛动作模式,即所谓的“俯冲式跳跃者模式”(The Diving Leaper Schema):斗牛士站在较高位置上,伸展双臂,像跳水运动员那样,向迎面而来的公牛俯冲,双手落在公牛肩部,凭借惯性向后翻筋斗,双脚落地(图9)。做出这种动作,运动员要站在高台上向下俯冲,而不是在平地上抓住牛角,凭借公牛甩头的力量跃上牛背,因而降低了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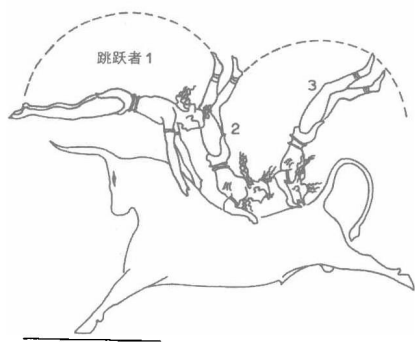


图9 约翰·杨格尔复原的
“俯冲式跳跃者模式”

[John G. Younger (1976) ill. 2]

作难度。³

“公牛跳跃壁画”究竟是真实生活中斗牛场面的如实展现，还是艺术夸张，学术界存在很多疑问。公牛狂奔时快如疾风，“牛仔”的身手无论如何敏捷，也很难瞬间抓住迎面飞驰而来的公牛的角，也不大可能借公牛向上甩头之力跃到牛背上，因为公牛常常向两侧摆头，而非上下甩头；在飞奔公牛的背上倒立翻筋斗似乎也难以想象。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杂技表演队也不敢尝试壁画上展现的危险的高难动作。⁴

然而，壁画表现的斗牛杂技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米诺艺匠的灵感和素材显然源于现实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有很多夸张想象的成分，而非纯粹写实的描绘。现实的斗牛表演可能不像艺术表现的那样惊险好看。牛仔们在训练或表演时可能要借助某些设施来放慢公牛的速度，或干脆用绳索拴住公牛；他们可能从公牛侧翼跳上牛背，

而非迎面跃上牛背。有人推测，斗牛士可能站在台子上逗引公牛。愤怒的公牛冲到台前时不得不停下来，演员则乘机从台上抓住牛角，轻而易举地翻到牛背上（图10）。即便如此，现实中的斗牛杂技仍很危险刺激，受伤和死亡的事故是经常发生的。

斗牛的场地

斗牛是米诺人最喜爱的竞技表演，也是神圣的宗教仪式，有关斗牛表演的场地，考古学家们有不同的推测。克诺索斯史前宫殿出土的“大看台壁画”残片提供了某些线索（图11）。壁画描绘成群的男女观众坐在看台上，看台中央的尊贵席位上坐着10位高贵女士，可能是主持庆典的高级女祭司。她们似与观众共同观赏某种盛大表演。具体表演什么，画面未表现，但很可能是斗牛表演。考古学家注意到，壁画中的“大看台”与宽敞的克诺索斯宫殿“中央庭院”西侧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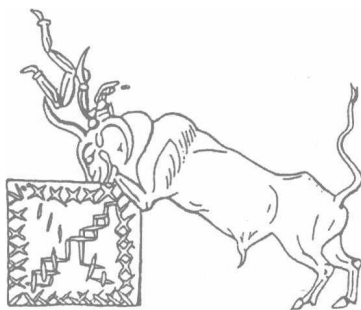


图10 米诺印章上的斗牛场面，
曾被伊文思解释为公牛饮水
(玛瑙印章，牛津大学阿什摩尔博物馆)

外观十分相似。因而研究米诺宫殿建筑的专家格拉哈姆教授推测：克里特各宫殿的“中央庭院”可能是为斗牛表演设计的场地。⁵

但是克诺索斯宫殿的发掘者伊文思爵士很早就排除了“中央庭院”是斗牛场地的可能性，因为“中央庭院”四周被房屋包围，有太多的门道和走廊，很难圈住凶猛的公牛。而且，与西班牙现代斗牛场地相比，克诺索斯宫殿“中央庭院”的面积太小，方形场地似乎也不是理想的斗牛场地。另外，“中央庭院”的中央设有祭坛，显然对斗牛构成障碍。“中央庭院”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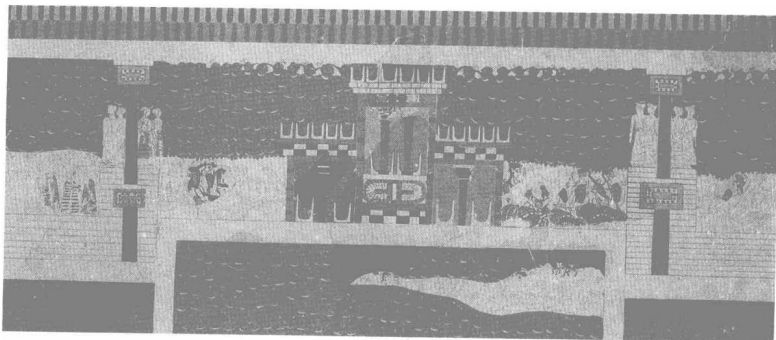


图11 克诺索斯史前宫殿出土的“大看台壁画”（Mark Cameron 复原），看台上的男女观众仅绘头部，用红白两色区别；看台中央“神殿门面”两侧各坐五位贵妇，可能是主持庆典的女祭司；两侧台阶上站立的女子充当引座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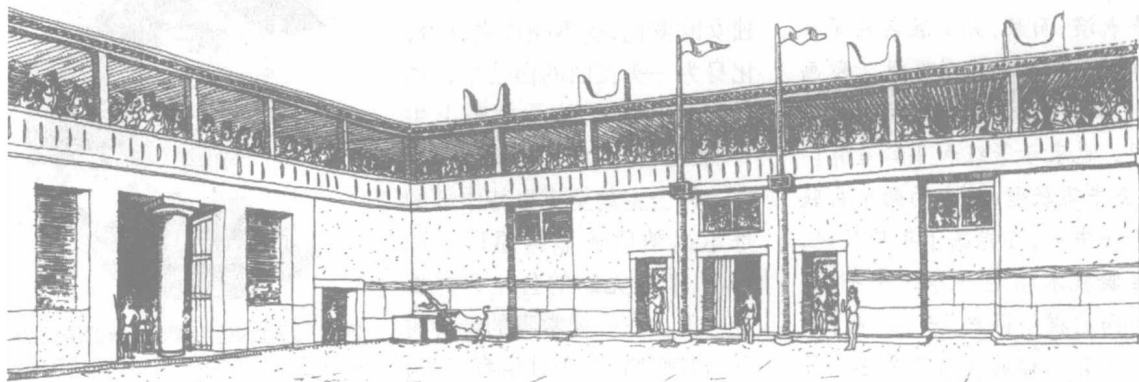


图 12 克里特岛南部费斯托斯史前宫殿“中央庭院”西北角斗牛场面复原[J. Walter Graham (1987) fig. 50]

用石板铺砌,太滑,也不适于公牛奔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中央庭院”是斗牛场地,观众的看台又在哪里呢?

格拉哈姆试图解决这些难题:“中央庭院”地面太滑,可以铺上沙子,今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斗牛场也总是铺沙子的;至于观众席,格拉哈姆认为,观众可在楼上阳台观看,或临窗观看;楼下观众可在庭院四周的木栏杆或临时搭建的障碍物后面观看(图 12)。若真如格拉哈姆所言,观众人数必定受限,那么,宫殿中央的斗牛表演就不再是大众娱乐节目,而是少数特权阶层专享的表演。或许,“中央庭院”是小型斗牛表演的场地,只供宫廷贵族观赏,更大规模的表演则要选择更开阔的地带。另有迹象显示,葬礼上也可能举办某种斗牛表演。

斗牛场上的“女牛仔”

危险的斗牛表演是典型的男子汉运动,最能展现男性的勇气和力量。传统的西班牙斗牛活动一直被男人们垄断着,只是近年才出现女斗牛士,但毕竟是凤毛麟角。然而,在 3500 年前的克里特斗牛场上,活跃着不少飒爽英姿的“女牛仔”。她们机智灵活地与蛮牛周旋,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她们身穿典型的男式“牛仔服”——缠腰布和超短裙,扎紧腰带,脚蹬软靴,留着男人的络络青发,外形与男人无异(图 13),但斗牛题材的壁画还是透露出她们的性别特征,因为她们肤色浅白,与红褐肤色的男子形成鲜明对照。按古埃及壁画通例,两性的区别,除服装、体形和发式外,也体现在肤色上。男人通常赤裸上身,户外活动多,受阳光照射,肤色较深,故而在壁画中被涂上红褐色;女子活动多

在室内,肤色较浅,因而在壁画中被绘成浅白色。克里特的壁画也许师法埃及。

近来有学者怀疑“女牛仔”的真实性。他们认为,仅凭壁画的肤色差异区分性别并不可靠,还应参考体态和服饰。壁画上的“女牛仔”,除了肤色浅,体



图 13 克诺索斯史前宫殿壁画上的女斗牛士,肤色苍白,身穿男子斗牛服(赫拉克里昂博物馆)